邵欣面无表情地整理着课件，等到最后一串脚步声从门外远去，他才抬起头来，审视着这空荡荡的教室，将手中的课件狠狠地掷在地上，双手握成拳，指甲死死地掐入掌心，紧咬的牙齿让整张脸看起来很僵硬，眼睛眨也不眨。良久，抬起右手，数落不孝子一般指着空荡的教室，眼中似有泪光，嘴唇颤抖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最终放下了手，垂下了头，靠在讲桌旁。好久，重重地坐在椅子上，叹了口气，说了句，“你们啊”，摇了摇头，便不再言语，只这么坐着。

邵欣面无表情地整理着课件，等到最后一串脚步声从门外远去，他便缓缓站起来，一拳砸在课桌上，抬起右手，数落不孝子一般指着空荡的教室，以从未有过的铿锵有力的语调，说着，控诉着，指责着，训斥着，感叹着，担忧着，全不似平日的儒雅平和，泰山崩于眼前而不见的气度，已全然不见。